

# 中 文 文 艺 论 文 年 度 文 摘

ZhongWen WenYi  
LunWen NianDu WenZhai



陶东风  
张未民／主编

- 文学形式：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  
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  
明代文学思想个案研究的整体观照  
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  
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  
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  
“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  
多文本叙事策略  
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  
歌唱的政治：中国革命歌曲中的地理、空间与社会  
动员  
艺术为何物？——20世纪的艺术本体论研究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中  
文  
文  
艺  
论  
文  
年  
度  
文  
摘

ZhongWen WenYi  
LunWen NianDu WenZhai



陶东风 张未民 / 主编

孙士聪 / 编辑部主任

本书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11 项目资助出版

## 编辑说明

一、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以下简称《文摘》）已经连续出版了2007、2008、2009、2010三个年度（均与《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编辑，2011年度起由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单独编辑）。该文摘百余万字，涵盖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艺术学等各个学科，信息全面丰富，受到文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各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和积极肯定。为保证编选程序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文选采取了在每个相关领域聘请“编选咨询专家”推荐的形式。应该说，这是国内首创的年选性和文摘性相结合的大型连续出版物，能够帮助文学艺术领域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了解一个年度的学术研究精华。

我们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使本文摘成为高质量的、富有学术影响力的品牌出版物。

二、2011年度《文摘》延续往年惯例，为大型年选性和文摘性结合的出版物。《文摘》基本上按照“文艺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艺术学”四大块划分，但考虑到文学史领域的特殊性（时间跨度长、内容特别丰富），我们把该领域分为古、近代部分与现、当代部分，这样就有了五大部分，每部分精选2011年度学术论文全文10篇，观点摘要20篇，主要论文索引100篇。

三、《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为资料汇编性质，为了保持资料的原貌，我们原则上不对选文进行修改。但原文有明显文字、表达错误，或原文及注释中存在明显疏漏的地方，酌情做了修正订正。另外，考虑到全书书写、表达方面的规范要求，我们也对数字表达方式等进行了统一。

四、本年度文摘聘请的编选专家为：

1. 文艺学论文编选专家：陶东风，孟繁华
2. 文学史论文（古代、近代）编选专家：左东岭，栾梅健

3. 文学史论文（现代、当代）编选专家：程光炜，王光明

4. 文学批评论文编选专家：贺绍俊，张志忠

5. 艺术学论文编选专家：王一川，陈旭光

五、《文摘》编辑部同人向所有参与编选工作的专家、编辑，以及所有对《文摘》编选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012 年 4 月 20 日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上 •

## 文 艺 学 论 文

- 3 文学形式：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 / 南帆
- 22 关于解释和过度解释 / 周宪
- 40 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 赵毅衡
- 53 亚氏四因说与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之发生  
——兼论康德对西方传统本体论之批判 / 劳承万
- 72 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 / 姚文放
- 88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 顾明栋
- 109 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  
——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 / 王一川
- 123 《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 / 王文生
- 139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从“天下之文”走向“世界文学”的  
中国化 / 张未民
- 159 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 / 王晓明

178 论文观点摘要

186 主要论文索引

## 文学史论文（古代、近代）

193 明代文学思想个案研究的整体观照 / 罗宗强

197 杜甫曲江七律组诗的悲剧意境 / 邓小军

212 “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的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  
——兼论其对“通感”的影响 / 周裕锴

239 论初盛唐时期古体诗体制的发展 / 钱志熙

261 论王维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和音乐形态 / 吴相洲

275 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 孟昭连

## · 中 ·

297 布衣及其文化精神 / 詹福瑞

315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 / 梅新林

337 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 陈大康

351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 栾梅健

364 论文观点摘要

372 主要论文索引

## 文学史论文（现代、当代）

- 379 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 / 王德威
- 394 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  
(1912~1919) / 丁帆
- 409 “小摆设”与“大制作”  
——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 / 袁良骏
- 428 “五四白话”与现代散文文体建构 / 丁晓原
- 441 论蒋光慈小说创作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市场 / 谢昭新
- 455 溃败：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  
——论萧红叙事的基本视角 / 季红真
- 474 革命与“乡愁”  
——《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 / 贺桂梅
- 506 20世纪60~70年代的非主流诗歌思潮研究 / 张清华
- 533 士林心史 儿女风姿  
——宗璞小说创作论 / 张志忠
- 548 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 / 温儒敏
- 565 论文观点摘要
- 573 主要论文索引

• 下 •

文学批评论文

- 581 “历史化”与“去—历史化”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 / 陈晓明
- 595 代际视野中的“70 后”作家群 / 洪治纲
- 608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 / 孟繁华
- 621 传统叙事资源的压抑、激活与再造 / 郭冰茹
- 630 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  
——“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 / 李云雷
- 640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  
——《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  
不同部分的对话 / 张新颖
- 655 “我”与这个世界  
——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  
关系问题 / 程光炜
- 673 撤去丝绒帷幕之后  
——读安妮宝贝长篇新作《春宴》 / 鄢元宝
- 680 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  
——以北岛、多多为例 / 张桃洲
- 694 顾彬的意义 / 吴俊
- 707 论文观点摘要
- 715 主要论文索引

## 艺术学论文

- 723 艺术为何物?  
——20世纪的艺术本体论研究 / 彭 锋
- 737 没有线条的历史  
——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叙事的思考 / 高名潞
- 751 电影叙事的空间革命与中国电影的地域悖论 / 李道新
- 764 “类型性”的艰难生长：产业、美学与文化  
——论“华语（古装）电影大片”十年的  
“类型性”及启示 / 陈旭光
- 778 赵丹：殉道者与明星之间的幽灵 / 张英进
- 788 剧领中国：当前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 / 尹 鸿
- 805 误读与回流：阿尔托跨文化戏剧实践及其影响 / 胡鹏林
- 821 中国音乐教育的后殖民批评与转向的文化分析 / 管建华
- 840 歌唱的政治：中国革命歌曲中的地理、空间与  
社会动员 / 徐 敏
- 857 美术与社会：主体的变奏与建构  
——“延安美术”之再认识 / 黄宗贤
- 867 论文观点摘要
- 877 主要论文索引

# 文 艺 学 论 文

编 选 咨 询 专 家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 文学形式：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

· 南 帆 ·

## —

至少在 20 世纪，文学形式始终是激辩的焦点。然而，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未带来期待的共识。相反，过量的阐述几乎造成了理论的瘫痪。韦勒克的叹息恐怕是许多人的同感：“如果有谁想从当代的批评家和美学家那里收集上百个有关‘形式’（form）和‘结构’（structure）的定义，指出它们是如何从根本上互相矛盾，因此最好还是将这两个术语弃置不用，这并不是难事。我们很想在绝望中将手一抛，宣布这又是一个巴比伦语言混乱的实例。这种混乱，正是我们文明的一个特征。”<sup>①</sup> 尽管如此，没有多少人真正临阵退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纷乱繁杂的观点汇聚毋宁是另一个证明：文学形式是一个无法放弃的问题。文学形式涉及的理论头绪如此之多，以至于成为许多命题绕不开的要津。例如，即使抱怨再三，韦勒克还是愿意冒险表明，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新古典主义者秉持的形式、内容二元论感到不满：“我们不可能将形式与结构同价值、规范和功能等概念分开。”<sup>②</sup>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自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出现之后，争论的主题以及双方阵营逐渐明朗。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不仅擅长分析文学形式的各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文学形式确认为“文学性”的标志。现今，许多人对于雅各布森的著名论断耳熟能详：文学之为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性”。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心目中，只有文学形式当之无愧地享有如此美誉。思想、道德、人物性格或者社会状况，这一切均可能遭受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或

<sup>①</sup> R. 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形式和结构的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微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第 60、75 页。

<sup>②</sup> R. 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形式和结构的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微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第 60、75 页。

者社会学的瓜分，文学形式才是独一无二的文学财富。文学形式如此特殊，文学赢得了自主的存在——各种粗俗的政治动员令或者隐蔽的意识形态骗术由于文学形式的严格盘查而遭受剔除。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概括，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把文学首先视为一种语言的特殊模式……文学语言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功能并非通过外界参照物传递信息，而是以自身‘形式’上的特征吸引注意力，即语言符号自身的品质和内部关系等特征，给读者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模式”<sup>①</sup>。总之，文学形式的后援是语言而没有必要在乎城堡上飘扬什么旗帜。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络绎不绝地提供的论文汇成了某种尖锐的理论总结。尽管相似的主张曾经零零星星地浮现，例如法国的“为艺术而艺术”，然而，大规模的理论表述终于醒目地将文学形式推到了聚光灯下。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策动的理论挑战很快遭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力反击。通常，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遵从黑格尔关于内容与形式相互转化的辩证观念：“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sup>②</sup>当然，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存在主从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在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成员看来，内容即是社会生活，或者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潮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是巧妙的象征还是悦耳的押韵，总之，形式必须听从社会历史的调遣。换言之，文学形式不存在自身的目的，再现社会历史即是文学形式的使命。如果仅仅将“文学性”解释为各种玩弄形式的伎俩，那么，作家只能沉溺于雕虫小技。他们再也无法仰望星空，追随历史的宏大叙事。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这种文学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结局——抛弃历史的文学只能被历史所抛弃。

相当多的论述之中，以上的观念冲突时常追溯到阶级的文化性格。形式主义显示的是资产阶级的琐碎、无聊、游手好闲以及颓废主义的心情；相反，摆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表明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无产阶级是未来历史的主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崇高目标是他们选择现实主义的必然理由。尽管这种论述有效地衔接了文学形式的政治家谱，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文学形式在主体、语言、世界所形成的认识领域或者知识空间承担了什么，“阶级”这个范畴仅仅提供有限的解释。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发现，

<sup>①</sup> M. H.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205、207 页。

<sup>②</sup>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 278 页。

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潜在的“认识型”普遍地卷入“词”与“物”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各种“认识型”不可避免地主宰了人们对于文学形式的期待。

显而易见，“相似性”是各种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形式的首要考虑——福柯曾经用这个术语命名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知识的追求。<sup>①</sup>不论是惟妙惟肖的肖像描绘还是一个历史情景的重现，不论是一个动词的“推敲”还是情节结局的设置，文学形式始终根据“相似性”的原则再现事物。“相似性”不仅是外表的类似，同时是内在的合理——任何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均不至于在如此两方面遭到不满的挑剔。这时，文学形式几乎是透明的。人们当然明白，印在纸张上的文字符号无法在体积、重量或者物理空间上等同于一座桥梁、一个人物或者一场会议，“身临其境”之感是“相似性”的效果。然而，许多时候，强大的“相似性”仿佛融化了文字符号，仅仅留下事物本身。人们时常听到的一个命题是，最高的技巧即是无技巧。不露痕迹的技巧隐去自身，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对象。所以，吉尔·德勒兹在谈论艺术符号时指出，符号与世界“两个完全差异的客体相互接近……构成本质的那种最根本的性质因而就作为两种相互差异的客体所拥有的共同性质而被表现”<sup>②</sup>。相反，如果文学形式仅仅是一副僵死的语言躯壳，没有内在的精神流动，没有激动人心的社会历史，这种文学形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有力的质问差不多无法抵挡——如果没有考虑到语言内部复杂裂变的话。的确，人们仍然可以维持这种想象：命名世界的同时造就了语言。持续地记录这个世界，表述这个世界，语言的发展史始终寄存于认识的历史。但是，语言自身的严密组织表明，这是一个自我繁殖的奇特体系。词汇、语法、修辞、话语类型……有限的语言单位和固定规则可以变幻出无尽的句子。一个房间的物理空间可以穷尽，然而，描述这个房间的话语可以无限地增殖；一种话语对于另一种话语的评论，即语言之间的彼此催生，可以源源不断地积累。这时，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于浮现：命名世界之余，语言脱离了世界而开始了繁忙的自我生产。福柯曾经简赅地形容语言的这种性质：“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号不再因牢

<sup>①</sup> 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3、63、77页。

<sup>②</sup> 吉尔·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48~49、5页。

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合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sup>①</sup>。语言不再依赖世界而存在，词与物脱钩了，人们意识到了语言的独立性。

独立的语言是否代表了某种神秘的秩序？许多时候，语言并非谨小慎微地依附于世界，随物赋形；相反，每一种话语形式无不祛除混沌无序的状态，建构出自己的世界。由于不同的叙述，同一个事件可能面目全非，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事件的开端，什么是事件的结局。总之，这个奇特的体系内部潜藏了某种魔力，世界不得不按照语言提供的秩序编织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对于一个文本说来，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并未覆盖文学形式的分析空间。相反，文学形式提供了各种主题的表演舞台。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开始，许多人充分感受到文学形式的独特存在。从古老的史诗到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文学形式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人们可以考察每一种文学形式的诞生之日，但是无法预测它们的衰亡。冗长的电视肥皂剧淹没了每一个夜晚，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仍然有人浅吟低唱《蝶恋花》或者《沁园春》；昆曲于元末明初问世，迄今依然是许多剧院的上宾。文学形式的持续积累逐渐划出了一个特殊的话语领域。人们无形地觉得，如同语言组织，文学形式的庞大体系来自一个严密的结构。每一种文学形式分门别类，各司其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之后，结构主义学派的雄心即是完整地描述文学形式的王国。站在这个王国的结构中心，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文学形式多大程度地左右了世界的表述？如果所谓的社会历史无法撼动语言内部的神秘秩序，那么，文学形式拥有充当理论终点的资格。

语言与世界相持不下，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各执一词，争论的僵局为时已久。然而，现今某些新的知识场域提供了转机。例如，围绕意义生产，主体、语言、世界之间的交织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观念。

## 二

人们不仅生活在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生活在意义空间。物理空间是坚硬的物质，是体积、重量、力学规律和化学元素；意义空间意味了多向的文化再扩展：青鸟从飞禽扩展为幸福的使者；梅花从植物扩展为高洁的品格；一轮明月是相思；滔滔江河是流不尽的英雄泪……显然，意义空间是主体、语言、世界三者的共同杰作。如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工具以及对象，主体、

---

<sup>①</sup> 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 23、63、77 页。

语言、世界对于持续的意义生产缺一不可。

主体、语言、世界分别拥有漫长的理论谱系。三者之间的争霸曾经是哲学思辨衷心喜爱的题目，何者充任认识的“本原”被视为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然而，意义生产的考察力图描述的是问题内部的复杂构造：三者在意义的建构之中形成了何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考虑“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时候曾经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然而，20世纪“语言转向”以来的诸多论述无不倾向于颠覆这种“表现论”的语言观念：语言不仅是人们表述自我的称心工具，同时，语言体系的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可以走多远。人们每时每刻遨游在语言之中，因为熟视无睹而意识不到语言的巨大辖区：语言不仅包含了各种话语形式，而且包含诸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各种表意符号系统。尽管这一切无不来自人类的智慧，但是，对于个别社会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先在的、高悬于上的符号秩序。文化、传统、社会记忆或者意识形态无不贮存于各种话语形式和表意符号系统，个人几乎不可能抛弃或者篡改如此强大的符号秩序。符号秩序不仅拯救了转瞬即逝的感官经验，保证了不在场的世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符号秩序同时显示了语言对于主体的严格限制。意识到符号秩序的坚固结构，意识到这种结构在社会历史之中充当的角色，主体神话不可避免地陨落了。主体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意义来源，主体的训练和各种表演均在符号秩序内部完成。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拥有强大的主宰和控制能力，既存的符号秩序贮存了种种压迫、歧视或者意识形态欺诈的表意方式。作为一种反抗，粉碎符号秩序、掀翻符号秩序或者逃离符号秩序的巨大冲动始终存在。从武则天的“无字碑”、杜尚的“小便器”和加了两撇胡子的“蒙娜丽莎”到沃卓斯基的《黑客帝国》，各种骚扰符号秩序的古怪手段层出不穷。然而，正如现代主义文学的戏剧性遭遇一样，反抗的成功标志即是重新纳入符号秩序。符号秩序永存。因此，不存在没有主体的符号，也不存在没有符号的主体。主体的特征必然是：只能使用各种话语表述意识到的世界，同时，只能解读各种话语表述的世界。

这个事实不仅表明，各种话语是主体的内在构件，而且，各种话语同时是世界的内在构件。世界可以冷漠地矗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枯燥坚硬，然而，拥有某种意义的世界必须是符号编码的世界。编码之后的世界才能纳入符号秩序，在严密的网络之中交叉定位，继而得到恰当的识别和解读。这通常包含了比单独的命名远为复杂的程序。“公鸡”“茶花”“手表”“山峰”——形形色色的名词不仅赋予某种对象一个名称，同时，符号秩序的另